



I just wish someday and somehow,
We can be back together.
Together we'll stay, Always and forever.

Cinderella in the Gloom

被狙击的灰姑娘

早安夏天·著

我只是，希望有那么一天，
不管怎样，我们能重新在一起。
相依相守，永不分离。

当《花样少男少女》终于《偷偷爱上你》
当红纯爱作者为你揭开爱与距离的迷雾。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Cinderella in the Gloom
被狙击的灰姑娘

早安夏天·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狙击的灰姑娘 / 早安夏天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747-521-7

I. 被… II. 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795 号

被狙击的灰姑娘

BEIJUJI DE HUIGUNIANG

出品人 陈锦涛

责任编辑 张小娟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出 版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海天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我们遇见的时刻 · 001
- 第二章 跟踪我的白马王子 · 025
- 第三章 请一定要当我的好朋友 · 054
- 第四章 最讨厌香草雪糕了 · 075
- 第五章 想要和他在一起 · 100
- 第六章 可怕的魔王登场 · 124
- 第七章 破坏订婚仪式的女生 · 152
- 第八章 传说中的厄运之男 · 187
- 第九章 真相被发现了 · 212
- 第十章 我心里住着的人原来是你 · 255





第一章

我们遇见的时刻

· 001 ·

二月，春花烂漫的车站。

粉色的花瓣有一些飘落到地上，被行人匆匆的脚步碾碎了，人们陆续走进车厢里，站台逐渐空落。

终于，列车缓缓开动起来。

晴海走进车厢，一手提着行李包，一手拿着车票查看。这时，窗外有两个人从站台那边匆匆地跑了过来。

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提着一个大包，帽子差点被风吹掉，追在后面的身形略胖的大叔显然跑不过少年，但还是死跟在后面，嘴里大声喊叫着什么。

视野里，他们正离火车越来越近。

然而，列车正在逐渐加快，眼看少年就要被甩到后头了，晴海犹豫了一下，向他伸出了手。少年抓住他的手，终于跳上了列车，他立即得意地回头，对那个气喘吁吁的大叔扮鬼脸。

“谢了。”

少年转过身向晴海说，顺手摘下了头顶的鸭舌帽扇风。

晴海这时才看清楚，少年留着清爽的齐耳短发，肌肤白皙，眼眉细长地拖延，消瘦的身子散发出模糊的气质。

嗯……好像有香水的味道。

奇怪的男生。晴海揉揉敏感的鼻子，看着他。少年也看过来，椭圆形的大眼睛目光炯炯。

“看什么呀！”米落柔不悦地撇撇嘴：“没见过美女吗？”

“哦，对不起……啊？美女？”

一秒钟之前，蓝晴海的脑子里还定格着帅哥这个词儿。

她是女生哦。他不解地歪歪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车票，很快便找到左边角落的座位。

把行李包放在行李架上，刚坐下来，米落柔跟着走了进来，她看他一眼，有些不屑地扭过头，继续向车厢前面走去。半分钟，她又转了回来，脸色有了变化，垂头丧气地指着他旁边的空位问：“这个座位有人坐吗？”

这样问，因为她是临时买的无座票。而且整个车厢里只有他旁边这个空位了。

蓝晴海好像没听见她的话，半眯着眼端详她。米落柔穿着男式的衬衫和牛仔裤，脚上一双沾些泥巴的运动鞋。

这种打扮，有人会把她看成女生才怪！

况且，更重要的是，她手上提着的旅行包，未拉紧的包链间露出一条大叔才会穿的有些暗黄的四角棉裤。

女生怎么会提这种水平的包包？

想着，蓝晴海不由得轻轻用手掩了鼻子。仿佛旅行包里有股酸臭味拼命地挤出来，试图爬进他的鼻子。

噢，好恶心……

“喂，到底怎么样嘛，这个座位有没有人坐的？”

米落柔感觉被无视了。这家伙好像还看不起人的样子。所以她有点生气地叫道。



可怜的她还没有注意到自己离家出走时拿错了出差刚回来的爸爸的旅行包。

“这个位子？倒是没有人坐……”

话声未落，米落柔便一屁股坐在了座位上。

“哎，这个座位是我的！”

蓝晴海叫道。

“你不是说没有人坐的吗？唉！算了！”米落柔一副被打败的表情，站起来，俯视地看着他说，“那你出来。”

“什么？”

“你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坐里面那个座位。”

米落柔没有多少耐心了。

“这个座位也是我的！看，我有两张车票。”

哼！这臭小子！

米落柔生气地别一下脸，告诉自己要平心静气，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重新坐回到座位上，还挑衅地看他一眼，一副你能拿我奈何的神情。

早知道我就该把整节车厢的车票都买下来！

蓝晴海后悔地想，看了看她，无话可说，只是稍微地往里面靠了靠，那状况好像遇着了传染病人似的。他不习惯跟别人坐得这么近，所以，他才买两张座位的票。

列车的速度变得飞快，窗口进来的阳光如同擦肩而过一般。

正在看着杂志打发时间的蓝晴海被旁边的骚动所惊动，忍不住悄悄转头看那个在翻着行李包的米落柔。她捋起袖子，一块十字疤痕显露出来。

蓝晴海心中一动。

这块疤痕……

“啊！”

米落柔这时终于发现她拿错了爸爸的旅行包，痛苦万分地抱着脑袋：“这下子完蛋了。”她的那个包留在了家里。最爱看的《Fashion Go》杂志、

卡拉 OK 优惠券、超市的食物赠品券，衣服以及她从弟弟米乐优那里偷来的储蓄罐，通通没带出来。

现在的她身无分文。

以后怎么生活下去呀？

一想到这里，米落柔就为自己离家出走的冲动决定感到十分后悔。至于她离家的理由，说来真是惭愧，也不过是因为昨天晚上她没能吃上唯一的一杯香草雪糕，她猜拳输给了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弟弟米乐优。

就这样，米落柔离家出走了。

如果妈妈每次都买两杯香草雪糕，她也许就不会这么做。还有，妈妈得废除十点以后不准看电视的规定，给她的零用钱也得提高，每年必须买一次新衣服……米落柔想着想着，发现她离家出走的理由原来只有一个：

她家实在是太穷了。

说说我们米落柔同学的那个贫穷的家吧。爸爸是个平凡得不得了的大叔，在一家搬运公司做了十几年，时至今日，还开着那辆显眼的大货车在城市里兜来逛去的。

妈妈嘛，简直是从地狱来的大婶，教训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最喜欢和其他的家庭主妇凑在一起三八，口头禅是：“省钱！省钱！再省钱！”

至于米乐优那臭小子，小学三年级，爱踢足球，偶像是“贝克汉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小小年纪的他竟然已经有过三次恋爱经验，并经常以此攻击我们情窦未开的米落柔同学。

这四口人由于命运的捉弄，住在了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的木房子里。房子比去世的爷爷还要老，每到刮风下雨，米落柔就会在心里祈祷房子公公一定要挺住，千万不能倒下来。或许是因为她如此坚强的信念，房子到现在还屹立在那片旧住宅区里。

米落柔和弟弟米乐优住在同一房间，窗口的对面是一栋高级住宅区。米乐优喜欢上了那边的一个小女孩，经常在窗口偷看别人，还故意在街上上演偶遇的桥段。这个时候，米落柔就会苦口婆心地教导米乐优：弟弟，白日梦还是留到晚上发吧。

不过，她有时候也会发白日梦：什么时候我也能住在那里呢？

只是，现在的米落柔连那个贫穷的家也回不去了。

因此，她正在认真地挠着脑袋，蹙着眉头烦恼，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蓝晴海正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她。

这女孩长得很高，他已经一米八了，她却好像跟他差不多高。她留男孩子的清爽短发……穿着也十分男性化（如果蓝晴海知道米落柔的妈妈有把表哥的旧衣服塞给她穿的癖好，他也许就不会这么想了），嗯……她的胸部不大……

谈及胸部，米落柔也发现蓝晴海的目光正停留在她的“飞机场”上。不管那是多么“飞机场”的胸部，但终究还是胸部。米落柔立刻环手抱胸，狠狠地瞪他一眼。没想到这男孩原来是个衣冠禽兽。

“喂，你很穷吗？”

衣冠禽兽终于开口问她，而且是一刀刺中她的要害。

“难道你很有钱呀！”

米落柔不满地反驳道。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车厢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米落柔有钱。

“我其实是想问，你想不想变得很有钱？”

“……有病。”

米落柔缓缓地吐出这话，懒得理睬蓝晴海。她站起来环顾一圈，发现车厢里确实没有空座了。到达目的站之前，她也许得跟这家伙待上十几分钟。

“我真的可以让你变得很有钱呀。”

“……”

“喏，你看，这是红宝石。”

蓝晴海把脖子上的项链除下来。那闪闪的光芒稍微吸引了米落柔的目光。是假的，肯定是。她在心里嘀咕道。这种地摊货她家附近多的是。

“我还有很多钱呀。”

蓝晴海又把钱包拿了出来。可惜那里面的钱并不能使米落柔完全相

信他的话。

她把行李包整理好，又看了一下手表，懒得理这个炫耀财富的神经病。

看来，蓝晴海的计划就要落空了。

唉……

他失落地又翻开杂志看起来。

列车与铁轨的交战声一直轰隆轰隆地响着，已经过了一个站。

“请问……”

没想到，这次倒是米落柔突然向蓝晴海发问了，她有点小心翼翼。几乎已经放弃的蓝晴海一下子又重燃了希望。

“什么？”

“你的那条手链是……Walt Star 吗？”

“Walt Star？”

“哇塞，真的是 Walt Star 耶！”

米落柔眼睛忽地发光，一下子抓住他的手腕。

“什么 Walt Star 呀？”

蓝晴海仍一脸迷糊。这条手链是一个他在巴黎认识的叫做爱薇儿的女生送给他的。

“Walt Star 手链你也没听说过？难道你没看过《Fashion Go》杂志呀？”

他当然没看过最受高中女生追捧的女性杂志。

米落柔仍羡慕地观赏着他的手链，好像恨不得连他的手一起吃掉似的。

“喂，我说，你真的想要这条 Walt Star 手链？”

被看得尴尬的蓝晴海问道。

“什么？难道你肯送给我？”

“行倒是行，不过，得有个条件。”

“哦！是什么？是什么？”

“那就是你代替我……”



蓝晴海总算可以顺利地向米落柔说出令她变得很有钱的方法：只要米落柔假扮蓝晴海的身份回家。

“开玩笑呀。我会被你的家里人认出来的，我是女生耶！”

这个荒唐的建议，只让米落柔的兴奋劲短短地绽放几秒。她似乎没有自己是男人婆的觉悟。

“放心。我想你不会被认出来的。只要你稍微打扮成男生……至于我的家里人方面，就更不用担心了。我自小就在巴黎长大，与爸爸很少见面。最近他去世了，所以认识我的人一个也没有。”

“可是……”米落柔想了想，“我就这样去，他们会相信我是你吗？”

“当然，只要你戴上我这条红宝石项链作为信物。”

“就这么简单？你大可以找别人嘛，用得着找我吗？”

“其实还有个原因。”

蓝晴海说着，忽然捋起衣袖，把露出的手背和米落柔的手背放在一起。

“啊！”

米落柔发现他们的手背上都有一个类似十字的印记。不过蓝晴海的是胎记，而米落柔的则是小时候摔伤的疤痕。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印记确实很像。

真像是命运故意安排似的。

看着那条据说全球只发行一百条限量版的 Walt Star 手链，米落柔不知不觉地点了点头。

列车到站时，蓝晴海和米落柔已经在厕所里互换了我的衣服。本来就剪了男生头的米落柔走出厕所时乘客显然没能认出她是个女孩。她按照蓝晴海的吩咐，走出车站大厅，果不其然，一辆黑色林肯正在外面等着她。

哇塞！那家伙真的是有钱人的少爷呀！

坐在这么豪华的轿车里，米落柔胸口一阵悸动：我好像将要成为有钱人了！

虽然自己曾经无数次在那个简陋的房间里梦想着成为白雪公主,当这个白日梦如今要实现时,她理所当然地感到紧张。充满期待和憧憬的心里,偶尔出现空隙,被彷徨和忐忑完全占据。

呼——对了,我好像不是要当白雪公主,而是白马王子……算了,反正是有钱人就行……

轿车往某个方向前行。

那个地方是王子的宫殿吗?

当手腕上的 Walt Star 手链在轻轻晃动时,米落柔蓦地感到了兴奋。她居然能戴上 Walt Star 手链耶!这条手链连学校里最有钱的校花也不曾拥有!

想到这里,她几乎虚荣得想哈哈大笑,只是因为驾驶的司机大叔一脸的严肃表情,她才没笑出来。

司机大叔真的是没什么表情。米落柔故意挑了些话题:她班里的光头男,草莓妹,然后是米乐优到现在还尿床的糗事。说着说着,她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但是,这位大叔……完全没有想笑的迹象。

汽车驶到某条僻静的小路时,车速慢了下来。

就要到目的地了。米落柔又觉胸口一紧。

总之,她赶紧在心里把蓝晴海刚才告诉她的话又复习了一遍:我的名字是蓝晴海,我的爸爸是蓝仲敖,我的妈妈是白童杉。我有红宝石项链作为信物,还有手背上的十字胎记。

这些台词眼看就要牢牢记住了,却在米落柔下车后的瞬间跑得无影无踪。

意识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她面前的这座宅子可壮观了!

尽管米落柔已经尽力把眼睛睁得超大,但宅子的建筑物还是超出了她的视野。

哇塞！这么……大的房子，比她们学校还要大上好几倍。米落柔就算流着口水发的白日梦，也没到这种程度。

宅子并没有多么的金碧辉煌，而是简单高雅的白色调。有个超大的喷水池，屋子周围种了一些高大的榉树，花园里到处是不知名的鲜花，空气中像喷了花香剂似的，薰得米落柔鼻子有点痒。当她无意中回头看一眼时，才发现，这个家的大门口原来在身后很远的地方。

宅子前面的台阶上呢，正整整齐齐地站着两排服装一致的仆人。

“少爷，一路辛苦了。”

不是在发梦吧？米落柔恨不得有人打她一拳，好让她从梦里清醒过来。不过，一位戴眼镜，感觉好像教导主任的大婶正在向她走来，吓得米落柔马上回过神来。

“我……我……是……蓝……晴海，我的……爸爸是……”

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有演戏天赋的米落柔，只得吞吞吐吐一边说，一边傻笑。

“我是管家梅丽，梅管家。”

梅管家首先向她鞠个躬，看了一下她的红宝石项链，然后，这位大婶的动作忽然像出了故障的电影，变得很慢，而且手竟然发抖……她慢慢地揭起米落柔的袖子。

十字胎记！

“是……是的，你就是……蓝晴海少爷。”

梅管家脸色发青地说完这句话。

一百个房间，二十三个厕所，一千坪的花园。数学不精的米落柔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总之，千万别在晚上乱跑，否则会被自己的影子吓到！

米落柔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在那个贫穷的家住了十几年的她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现在晚上再也不会听到米乐优的梦话，隔壁邻居的猫也不会突然跑到她的床上，更不会在睡眠朦胧时候被妈妈

扯着耳朵起床。

现在脑子里可以把那个家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是蓝晴海少爷。所以，可以看两百寸的大电视，可以把《Fashion Go》杂志上面的名牌东西一件不漏地全买下来，可以吃喜欢的香草雪糕直到肚子疼。本来呀，米落柔有个习惯，每天睡觉前都会数数这个月剩下的零用钱，脑子里会盘算应该花在什么地方。现在她可不干这种蠢事了，她是有钱小姐了嘛。

不……是有钱少爷。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不能让别人看出她是女生。过了几天，米落柔发现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个宅子里的人，好像对她有一种莫名的敬畏感似的，不会轻易接近她。就连被安排来照顾她的人，都好像被卖入火坑了一般，脸上挂着隐约的痛苦表情。

如果米落柔不小心把手背上的十字“胎记”露了出来，那当时站在她面前的人一定会浑身发抖。

只有一个人，会出现极端对比的反应。

那个叫做蓝世伦的大学生，是蓝晴海的表哥。他最近搬来住了。屋子里有那么多房间他不挑，偏偏要住在米落柔的隔壁。而且呀，他每次见到米落柔，都冷不防地握住她的手，口中念念有词。看到她手背上的十字“胎记”，他居然满意地咧开嘴笑了。

真是一屋子怪人！

这天，米落柔被蓝世伦邀请去游乐场。

两个人坐着法拉利跑车在街上风光地一直开到游乐园。清澈的天空有着永远飘不完的白云，阳光特别明媚，照在蓝世伦的身上就像有一团光芒笼罩着他。

米落柔偷偷地看着他。他可真是个好男子，五官像精雕细琢出的，英气的眼眉，高挺的鼻子，一双眼睛半眯的时候特别迷人。更别谈他身后显赫的家境了。





只不过，这家伙有个缺点……

蓝世伦下车后，特意对大门口经过的一群高中生美眉潇洒地拨了拨前额的刘海，倚着车门，眼睛放出心形的电波。

立刻，一阵尖叫声划破了游乐场的上空。

爱臭美的家伙！

米落柔就跟在长着一张明星脸的蓝世伦身后，光彩夺目地走了进去。

一年难得来一次游乐场的米落柔，为了补偿十八年来被“贫穷”虐待的弱小心灵，决定把游乐场的设施玩个遍。什么云霄飞车、太空战机，这些大排长队的游戏，米落柔她们居然不费一分钟就玩上了。

受到这种特别优待，米落柔感到自己已被排队等候的人们那不满目光给淹没了。

“因为这个游乐场是蓝家的嘛。”

后来，蓝世伦才得意地挑了挑眉毛跟她解释。

怪不得呢。米落柔心想，有钱人的生活真是不可思议。

玩到中午，米落柔和蓝世伦坐在露天餐厅休息。云淡风清的天空里散缀着微暖的阳光。鼻子里仿佛可以感触得到空气中氧气的游动。米落柔舒服地喝了一口饮品，转转头，眼神忽地一紧。

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她最熟悉不过的女生。就是她暗地里羡慕的那个校花小姐。听说她爸爸是什么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在学校里她从来不正视别人，一律称呼同学为“那个谁谁。”

可怜的米落柔也是其中的一个“谁谁”，尽管她跟校花已经同班两年了，可她似乎还没有资格在人家的脑子里留下名字。

“你在看什么呀？”

蓝世伦发现米落柔正在注视着旁边桌子，也跟着把目光移了过去，然后自作聪明地点头说：

“啊！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呀。”

我才不是同性恋。米落柔心想。

这时，校花忽然站起身子，迈步向雪糕店那里走去。想了一下，米落柔

也赶紧跟了过去，并且加快速度与校花同时到达终点。

“给我一杯香草雪糕！”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对雪糕小姐说，然后互相看了看对方。校花显然没认出米落柔来。像米落柔这种在学校里随手抓一大把的普通女生，校花怎么会有印象？更何况，米落柔现在是男生的身份。

校花只是心想：这家伙……嗯……长得还算帅。

“对不起，香草雪糕只剩下最后一杯了。”

雪糕小姐看了一下，满脸歉意地对两位说。

“那卖给我吧！”

两个人再次异口同声。而后对视的目光已经弥漫着渐浓的火药味了。

“喂，是我先要的。”

“谁说是你了？是我！”

“你堂堂一个男生，怎么跟女生抢雪糕呀？”

“谁说我是男……谁说男生就不能吃雪糕！”

几句交锋，分不出胜负。两个人同时转头瞪住雪糕小姐，意思就是：“你卖给谁？”

“两位……不如……尝尝我们新出的草莓朱古力雪糕吧……绝对、绝对比香草雪糕好吃！”

可怜的雪糕小姐此时根本没明白这完全不是雪糕的口味问题。

“这雪糕我要定了！”

“我也不会放手的！”

很好，照此情形下去，直到人类登上火星，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呢，自古以来，能解决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

“我出两倍价钱买了！”

“嗨！我出十倍！”

“我出二十倍！”

“拜托！”米落柔笑了笑，慢慢地说道：“我出一千倍！”

校花还在顽强抵抗：



“那……我出二千倍。”

米落柔干脆一巴掌拍在柜子上，眼神坚定地盯着雪糕小姐，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把你的店、你的雪糕、全部的东西，以一百倍的价钱买下来！”

说完，她得意地看向校花。而这个时候，她的敌人早已经被打败得花容凋谢，只好气愤难平地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如此这般，米落柔用好多的钱买下了一间好小的雪糕店。至于雪糕店里的雪糕，她忽然想起了弟弟米乐优，不管是慈悲还是报复，她决定把一卡车的雪糕全送给他。

当时，和几个小伙伴放学回来的米乐优，在街道上被雪糕公司的人拦住了。雪糕公司的职员确认了米乐优的身份后，打开车门，从车里冒出的的一大团冷气，把这群小学生目瞪口呆的神情凝固了数秒之久，特别是米乐优那小子，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

一卡车的雪糕耶！

见到这种情形的米落柔，在车里笑得不行。同在车里的蓝世伦，则是一脸纳闷地看着她，心里琢磨着蓝晴海跟那群小学生有什么关系。

有此疑惑的蓝世伦后来是这么想的：蓝晴海把雪糕都送给家境不富裕的小学生们，心地真善良啊！

事情不会一帆风顺的。生活是一条落满石子的小路。有时，米落柔也会不小心被绊一下。

为了祝贺蓝晴海少爷的归来。这天晚上，在蓝家举行了隆重的宴会，与蓝家颇有渊源的豪门家族都赶来参加了。

大厅里塞满了人，拥挤着各种傲然的面孔。

璀璨的灯光从天花板倾泻而下，一张张高贵的面孔游荡其中。在交响乐团的演奏声中，每个人故作姿态地小声交谈，女士们发出并不刺耳的笑声。大家在举手投足间无意中释放出一种虚伪的高贵。

有钱人啊，本来就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动物，只是偏偏这个社会是以金钱分配等级而已。所以呀，当米落柔出现在这群上层人物面前时，她心